

## 《天津政俗沿革记》卷之十五

### 兵事

〔自古遭乱离，焚剽者多通都大邑，而偏郡僻县或不与焉。天津在宋、金之间及元、明易代之际，滨海荒瘠，地犹不著其详，盖莫得而纪。明正德中，畿辅贼刘六等犯天津，守将贺勇御之。清有天下，顺治初元，小有勘定，旋即安谧。自是而后，休养生息，人民不识兵革，相与饮食宴乐而已。道光间承平日久，朝士日习安熙，粤中大吏相率讳言盗。及其季年，粤匪洪秀全起粤西，窜江南，分扰十余省，而捻寇亦与之迭相始终，烧城剖郭，所至残破。咸丰三年春，粤匪分遣悍党林凤翔、李开方等道山东，破临洺关，由赵州、藁城折而北趋，津人大震。当是时格尔沁亲王僧格林沁镇保定，钦差大臣胜保奉命进攻。长芦盐运使杨需在天津藉丁壮，置器械，名曰芦团，以备不虞。中朝亦豫敕在籍绅士梁宝常、吴士俊、汪彭及王镛创置天津团练，立义民局。局凡二十八，广募豪右得千余人。自春徂秋，寇讯愈逼。八月朔，风雨大作，津水暴涨，河决城西北芥园，天津兵备道张起鹄躬诣河干，庀吏卒，事畚筑，塞决口，再塞再决，所至漫溢，田禾皆没于水。九月，探报寇聚静海县冯官屯，盐政文谦期旦日文武会教场中，翌晨咸集，将出侦，知县事谢子澄将众以行，行至城西小园无息耗，众乃少休。津人贾庆堂先尝为宝常画谋曰：“邑田野平旷，无深山大林之蔽，恒虑无以閤寇盗，今水环吾境，足限戎马，此天佑我也！特水浅处虽沮如弥望，然犹可潜涉，宜益募枪排，扼要戒备。枪排者，宜兴埠人所以弋凫雁者，人伏舟中，装佛郎机于其上，艺精巧，能命中。”宝常从所画策。是日庆堂率之伏得胜口之东，延袤里许，密如设阱，且以铙声为约，并树沟建垒，结浮桥以自固。津人张锦文偕前湖北都司倪虎榜金募勇三千人来会，是夜寇在良王庄，顾人犹未之觉。二十八日，突有老人诣众警曰：“寇尽集黄氏茔次，晨炊将传餐，且垂至矣！”登高了望，寇果蓐食而来，于是知县事谢子澄麾众直前薄之，长芦运使杨需亦整芦团自侧邀击。寇中渠率伪所称“开山王”者也，夙以轻迅獠狡著，手黄旗，左右挥，锋锐甚。我军枪上击则骤伏，下击则立腾跃，距地且数尺，更番升降，烟尘晦冥中辄蹈之以进，一大沽老卒诧曰：“是寇悍且黠，宜以智取。”乃挟二枪，上下进击，中其要害立陨。寇大气沮，饮弹殪者相枕藉，遂大崩溃。寇殒于是役者凡五百余人，我众顾无一伤亡。时援军未集，寇众我寡，不敢乘胜逐北，乃振旅而归。寇既遁，趣杨柳青。乡民有至自静海者，遇诸途，睨之，寇皆疲敝僵仆，以多寡殊绝，不克追蹶。越月七日督师大臣胜保始统所部自保州莅津，既而进顿独流，知县事谢子澄从之以行。是岁十一月，子澄闻副都统佟鉴行陷淖中，为贼所困，子澄躬自驰救，受殊伤，赴水死，从役于鹏龙者亦偕亡。越日得尸，鹏龙负子澄，面如生。初子澄闻寇警，集众喻以大义，且出狱囚为选锋，出入行间为士民倡。逮是以守土吏越境讨寇，卒蹈于难，朝野嗟叹。津人念其行，至今祠祀不衰。明年正月，寇乘大雪谋窜归山东，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筑甬道围之，乃生擒伪丞相林凤翔，致京师伏诛焉。同治三年，湘军曾国荃拔江宁，殄洪寇，积年逋诛，始就夷灭。其余孽并入捻匪，复纵横齐、豫、楚、皖之郊。捻匪者，起豫、皖间，蔓延南北十八年，然未尝扰及河北也。同治六年，其渠张总愚始北渡，自秦晋犯畿辅，日蹀行数百里，远近震惊。津人以祸患频仍，益形惧。是时钦

差大臣左宗棠自陕追寇入直隶顺德，钦差大臣李鸿章亦甫歼捻寇任柱于山东，移师北向入卫京师。诸帅勤王，天下劲旅并集畿内，而通商大臣崇厚方驻津，为诸道军搜军实，集刍粮。津人邓启元隶崇厚麾下，厚以教练枪队属之，归厚节制。逮捻事近，令启元屯良王庄。良王庄距城五十里，津要隘也，会崇厚虑城守空虚，欲檄之归。启元以为拥兵守城，延寇近郭，非计也，因止不归。寇至，启元御之砖垛小滩，力与相持，日以炮队轰击。会援军集境上，土寇遂披靡而遁。津城获全，然犹东西窜扰，勤王诸军环畿内驰逐，诸帅力赞曾国藩堤防圈制之议，寇日穷困，始歼之徒骇河。自道、咸以降，二寇跳梁，中原鼎沸，国内名城钜郡多为战场，士民死难者至不可纪极。天津负海带河，为畿南重镇，密迩京师，国内用兵，此为必争之地，得良有司与士夫专心一力，防御绥辑，卒易祸为福。庶民尤慷慨赴义，兵革倥偬间，虑军中糗粮不时给，输豆粥麦饼者相属于道，是以屡戡寇侮，一邑乂安，市易如故，民不失业，然亦若有天幸焉！《易》曰：安不忘危。因举当时控制措注之说，与夫调集筹备之策，撮录官书悉著之于篇。〕

顺治元年五月，遣固山额真金砺，梅勒章京李率泰安抚天津等乱民。

固山额真谭泰、准塔等率前锋兵追流寇至真定，破之，燕京以北各城及天津等处皆降。

五年五月，天津妖妇张氏假称故明天启后，同党王礼、张天保私制玉印、令旗，谋为不轨，被获伏诛。

八月，天津巡抚李犹龙奏：土寇常元辅妄称威武王，谋犯天津，总兵官苏屏翰统兵往剿，元辅就擒。

咸丰三年五月，粤匪猖炽，调盛京兵四千名、吉林兵二千名、大凌河马二千匹，命锦州副都统维禄伯都讷、副都统倭克精额统带赴天津备调。

七月，长芦盐政文谦奏：天津为水陆冲要，拱卫京畿，所有稽查奸宄、弹压地方，均关紧要。奉旨：庆祺专办天津巡防事宜，其见驻天津之盛京官兵即归庆祺调度。

九月，奉旨：天津团练颇有成效，著文谦会同该镇道认真督劝，实力操演，并飭在籍前任巡抚梁宝常督率倡办。

逆匪扰及赵州，有意北窜，奉旨：著庆祺统带盛京官兵二千名，由天津水路启程赴省迎剿。

胜保奏：天津街市立有火会，凡遇救火之时，鸣锣立聚万人，若发给器械等件，可以齐力杀贼等语。奉旨：著文谦体察情形，飭属团集，务须晓以大义，俾知互相守卫即所以自保身家。倘逆匪有东窜天津之信，该盐政等务即相机布置，勿稍疏虞。

桂良奏：水路由深州可通豫河，直至天津，滏阳河一带界连冀州、献县等处，亦连天津，为盐船聚集之所。奉旨：著胜保酌筹妥防。

庆祺奉旨带领盛京官兵，截击逆贼东窜天津之路，并著胜保酌量调度，其河间、天津等处何路紧要，即著拨兵迅速进剿并随时知照僧格林沁等相机夹击。

文谦奏：逆匪窜扰天津，接仗获胜，并称胜保之兵追贼即可到。奉旨：著惠亲王奕纪等添派京营官兵前往应援。

十月，奕纪所带兵一千名，又添拨热河古北口兵八百五十名，帮同天津官兵进剿，不可但令守城，置之无用之地。达洪阿由捷径赴天津，系从何处行走，必须赶到协剿，万勿迟延。

逆匪盘据静海，奉旨令达洪阿赴津，与奕纪会同胜保南北夹攻。

逆匪全股俱在静海城内屯聚，奕纪、达洪阿由天津赴静海，会同夹攻。

胜保奏：贼匪由独流近偃杨柳青，进剿获胜，见在扎营杨柳青街外。

上谕：朕闻天津勇目刘积德系监禁回民，经天津县知县谢子澄从狱中提出，派令带领乡勇帮同官军杀贼，甚属得力，查实保奏。

十一月，上谕：朕素闻天津地方民心强固，物力丰饶，所练乡勇人等，类皆饶健整齐，足资御贼。九月二十八，逆匪由青县突窜天津，彼时大兵尚未到齐，经文谦等分督防守，官兵迎头截剿，该处练勇随同天津县知县谢子澄直前迎杀，擒斩甚多，即雁户排枪亦足佐官兵枪炮之不逮，该练勇等忠义勇，洵属可嘉。文谦、特克慎、张起鹄、钱忻和、谢子澄平日抚驭得宜，亦可概见，著胜保传旨嘉奖。

上谕：据胜保奏，乡勇冯玉德能入贼垒探听虚实，是天津练勇均知同仇敌忾，奋勇可嘉，传旨优奖。

胜保在独流北岸督剿，天津谢子澄同副都统佟鉴在南岸击贼，逆匪沿堤上下狂奔，窘蹙万状。佟鉴见贼势大溃，飞马亲赴濠边，欲拽贼营搭濠板片，断贼归路。随行兵丁不过二三百名，该逆拌死从佟鉴背后冲去，将我兵分为两截，佟鉴到岸即飭兵丁并力搜取板片，不意为冰所胶，急不能拔，亲自下马督拽，足滑而踣，贼众蜂拥来刺，谢子澄见佟鉴失陷，策马赴援，身受七伤，即与佟鉴同时阵亡。

奉旨赠直隶独流阵亡副都统佟鉴将军，予祭葬，世职如将军例，溢刚节，入祀昭忠祠，赠升用知府谢子澄布政使衔，予祭葬，世职如布政使例，溢忠愍，建祠原籍，均于地方建立专祠。

十二月，上谕：昨因天津练勇需人统束，降旨令胜保传谕文谦即赴大营管带乡勇，以资驾驭。本日据鸿胪寺卿齐承彦奏，请飭票商张锦文随同照料乡勇等语，该商前于贼扑县境时，捐资助剿，复源源接济饼饵，以为乡勇打仗之需，好义急公，具徵诚悃，若令前往军营，必可固结义勇之心，该大臣等亦得收驱策之效，著文谦迅飭张锦文驰赴该盐政营中，随同照料乡勇。

十一年十二月，浙江省城失守，苏浙骁悍之贼图犯上海，东南贼势鸱张。天津海口为近畿要地，恐该匪乘虚北犯，奉旨著文煜、崇厚、成明驰赴天津海口察看形势，扼要设防。

同治元年二月，命崇厚、成明督办天津海防。

六年十一月，上谕：官文、穆胜阿奏官军追剿捻匪获胜，并见在布置防御情形暨贼向南皮逃窜各折片，枭匪见窜南皮，天津一面吃重，该处为直省完善之区，尤当加意防备。崇厚务飭天津所属各州县，实力巡防，并飭带兵各员，会合南北各军迎头截击，毋任蔓延。

上谕：穆胜阿驰抵沧州剿贼获胜，并贼匪渡河窜至海丰各折片，西路要隘即派兵堵御，毋任回窜，该处与天津毗连，崇厚亦当派兵截击，毋使扰及完善。

七年正月，上谕官文等，如有擒获匪首张总愚者，即照拿获任柱之案给赏，其愿给官职者，即加等优奖，著官文等再行出示晓谕军民，使各奋勉，并于天津等处妥为防堵，以壮声势。

崇厚奏：贼匪凯觐天津。奉旨：著崇厚当妥筹布置，实力严防，所有前经调出之枪队、练军，即著崇厚飭陈济清统带回扎静海一带，力顾东南。

文谦奏：天津各铺户每夜分段巡查，器械号衣均系自行捐办。数月以来，帮同地方查拿奸匪，并无疏懈。奉谕：著文谦先行传旨奖励，并谕令该铺户，务各始终奋勉，互相保护，俟军务告竣，即行据实保奏。

上谕：朕闻谢子澄被害时，传有勇目余姓竭力救援，同时殉难，并著胜保查明，准将勇目附祀谢子澄专祠，以彰义烈。

四年二月，张亮基奏：查本月初二日委员陈韬等在直东边界截获逆匪王小涌、刘凤彩二名。据王小涌供称，上年九月间投入贼营，逆首林凤祥因其凶悍，用为亲军。十五月一月二十三日，群逆攻扑官兵营盘，该犯用长矛刺杀都统佟鉴，见知县谢子澄前往趋救，该犯即在阵前大喝“活捉天津谢知县”，群贼蜂拥向前，枪炮齐施，旋闻谢知县已死，群贼惮其威名，互相庆贺。刘凤彩供称，屡与官兵接仗，亦为林逆信用。奉旨将该犯等正法，在德州城外为都统佟鉴、天津县知县谢子澄设位遥祭，以慰忠魂。

闰七月，上谕：见在连镇逆匪虽未歼除，而顺直地方颇属安静，所有雄县、霸州、天津此三处防兵，酌量应留应撤，以节靡费，以定人心。

二月，崇厚奏：贼氛北偪，由深祁、高阳窜扰任邱、河间，非北向雄固，即东扑天津。奉旨：著官文于潘鼎新、程文炳两军内速拨得力之军，兼程驰赴雄县、任邱、大城一带，均匀分布，与丁宝楨所部东军严行扼截，左宗棠当速催前敌各军进剿。

上谕：所有保定西北两面及屏蔽易州一带，著官文、左宗棠分飭所部，相机扼防；保定东北两面并天津迤南，及界连山东地方并大名以北，著李鸿章、崇厚、丁宝楨分飭兵勇，扼要堵剿。

贼匪窜扰献县之淮镇，并青县之杜林镇，趋近津南，情形万分吃紧。该处地广兵单，需兵甚急，且各路军火粮饷均藉津郡转运接济。奉旨：著左宗棠、官文速派刘松山、郭宝昌、宋庆、张曜等各军星夜兼程，分道前进。丁宝楨驻军河间，与天津兵勇互相援应；并著李鸿章派得力大枝劲旅数军，由德州、河间等处兼程迎头进攻；崇厚督飭邓启元、陈济清等军在津南一带奋力迎剿。

左宗棠奏：臣准崇厚来咨，捻逆游骑逼近，青沧津南吃紧。旋据深州探报，贼骑回窜州境，距城仅十余里等语。贼情狡诈，难保非西南游驶，牵误我军，仍逞其图犯津、沧之计。臣抵高阳后，如贼势仍趋东路，臣即驰赴天津之北，向南压剿；如贼由深州西南窜走，即檄程文炳自高阳急起追截；臣亦由东北而西南，督军奋击。见已飞檄前敌各军，侦贼所向，分道兜剿，并力顾津南一带。

三月，定安等军移扎河间以北一带，奉旨：著崇厚派天津洋枪练勇，飭令该统将陈济清等与定安等联络声势兼顾津防。

四月，恭亲王等陈奏：接据探报，捻匪于三十日窜至茌平、德平，边马已至德州，吴桥以北、东光以南，均见火光。是东军虽获胜仗，而逆踪实已北窜，各军仍落贼后，此次逆匪狂奔，注意河间、天津。奉旨：著崇厚迅飭余承恩、刘景芳、陈济清等军，确探贼踪，迎头拦截，毋令阑入津郡。

捻匪由山东德州扰及直境之吴桥、东光一带，益向北趋，距津郡愈近。奉旨：著崇厚严防津郡，分飭余承恩等军与李鸿章前敌诸军会合夹击。

崇厚奏：捻逆窜犯静海，思渡运河西岸。本月初五日，经总兵陈济清派队堵遏，副将邓启元统率所部在砖垛、小滩等处迎贼鏖战，力挫凶锋。该逆败向东南奔窜，津郡以安。奉旨：著崇厚督飭陈济清、邓启元等趁此声威，联络诸军，务将此股捻逆迅速殄除，以清畿辅。

崇厚奏：捻匪窜至津郡稍直口并静海良王庄等处，经津军击改，退向东南。郭松林等淮军见已追抵津郡，温德勒克西等军亦相继而进，王心安一军见已驰抵静海。该逆又向西南窜动，深虞绕窜西北，左宗棠见已由德州趋向东北。奉旨：著即沿运河西岸探贼所向，力扼运防，毋任窜渡北犯。

闰四月，上谕：内阁盛京将军都兴阿著管理神机营事务授为钦差大臣，驰赴天津等处，会同左宗棠、李鸿章剿办贼匪，所有春寿、陈国瑞、张曜、宋庆四军马步各队，均归调遣，其余吉林、黑

龙江马队并著都兴阿酌量扎调,三口通商大臣、兵部左侍郎崇厚著帮办都兴阿军务兼筹粮饷军火,以资接济,仍驻天津督办防守事宜。

七月,李鸿章、英翰由六百里加紧驰奏。官军会剿捻逆,全股荡平。

崇厚奏拨天津仓米,赈恤难民。

### 《天津政俗沿革记》卷之十五终